

人之初，性本善。——孔子

一、初开世界

黑狼象所有的生命那样降生了。降生之初没有任何感知——灵魂、肉体、器官感觉，以及一切外部的世界，统统是未知的，混浊的凝固的，没有色彩没有音响也没有光亮。世界空空，什么也不存在。然而，就在它从母体分离，轻轻落在地上，胎膜破裂，羊水混着血液流淌而出的几十秒钟时，它似乎有了呼吸。空气从它只有香头粗细的鼻孔充入肺里，就象给轮胎充气那样。顿时，尖尖的嘴巴微微张开，粘粘的白白的，口涎如同口香糖那样沾着它，粉红色的舌头和口腔。随着嘴巴的张动，舌头也开始蠕动，好象沉睡的婴儿被什么惊醒了似的。于是，冷嗖嗖的、没有味道也没有色彩的空气又从口鼻之中充入喉咙，挤入开始扇动的肺叶之中。随之，空气里的氧气进入微小的细胞，又汇入血管，流往心脏，淌遍全身的每一根动脉血管，最后到达细如发丝多如蛛网的毛细血管。于是，大自然中的新鲜的氧气就象春天的雨

露那样，使如同沉睡的干涸的土地一样的躯体出现了生机——一个生命就这样降生了。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的诸种纷繁因素也就开始侵入这个封闭的纯净的机体。并且直到将这具肉体腐蚀掉为止。

从此刻伊始，它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并由此而生长、成熟，以至死亡。在这期间，一分一秒也不能摆脱它所依存的这个世界。

当然，此时它还不懂得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它仍然处于沉迷的状态。不过，只有那么几分钟，它就听到了声音，无法判断也不可能判断的声音。同时也有了最初的感觉，模模糊糊的感觉——什么东西在一次次地触弄它的头它的身体。很快，它感觉到舒展、凉爽、惬意，就象从混浊的河水里飞出水面的小鱼。

一会儿，又有什么东西将它推翻了，虽然它还不晓得自己原来是以什么姿式躺在地上的。但是，它知道自己的身体就象轻轻的皮球那样滚动。这时，它的四肢本能地动弹起来，整个蜷缩的躯体伸展开来，样子很可笑，同蹬开蛋壳时的小鸡差不多。

什么地方又有了哼哼叽叽的声音，仿佛是在梦里，一切都朦朦胧胧的，时隐时现，时远时近。事实上，它仍然在沉睡。它的生命从母体之内萌生以来，就这样长久地沉睡着。

又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夜一昼夜，它的眼前出现了光亮。只有豌豆粒那么大的极为微弱的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光。尔后，渐渐地变大变得透明。不过光亮时明时暗而且在晃动，闪来闪去。从这一刻开始，它有了视觉，虽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它的确看到了什么，光亮不时被一个巨大

的物体遮住。这个物体晃来动去，那叽叽咕咕的声音重又出现，所不同的是比先前更加清晰更加悦耳，并且近在身边。它的确看到了几个毛绒绒的小黑团在蠕动，分不清面目。小毛团儿一边蠕动一边嚶嚶地叫。它惊奇不已，不知道声音发自何处。四周黑极了，只有一处光亮。在光亮的照射下，它看清了那巨大物体的头部。竖着两只尖尖的耳朵，眼睛金黄闪亮，嘴巴里伸出粉红色的潮湿的柔软的温暖的舌头，轻轻地舔它的脸，尔后向下移，一直舔到脊背。它充满了好奇和惊喜，看着那一伸一缩一卷卷的舌头，产生了无限美妙神奥的意念。后来，它才知道，这就是母性的抚爱。天性的无私的最为圣洁的母爱，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母爱。

那舔抚它的舌头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极有节奏，象一首绝妙的歌；而每一次的舔抚都会使它的肌体产生温柔惬意和生气，象一棵受到阳光抚育的幼苗，充满了生长的渴望，舒展的气息。它或许是陶醉，或许是累了，微微地闭拢只有野葡萄那么大那么圆那么亮的眼睛，仅有的一点点印象开始淡漠、模糊，就象一颗晶莹的露珠落在沙滩上，瞬息即失，一片茫然。

它在迷茫中听到了雷鸣般的轰响，事实上是发自母亲胸腔中的声音，也许是语言。它感觉到背上压着什么东西。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母亲把那个爬到它背上的“小毛团儿”叼着放到一边去了。

洞里的光线愈加明亮，耀眼无比。不过这光线真不错，温暖而眩妙。最主要的是在光线的作用下可以看到物体。那个被拎到一边的“小毛团儿”似乎很顽强，又哼哼着向它爬过来。它们见过第二次面了，不算熟悉，可也不算陌生。

“小毛团儿”大约有500克重。当然，不是他的估计，它还没

有这个理性。

母亲再一次从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很明白，她是在制止“小毛团儿”的胡闹，怕它撞死娇弱的弟弟。但是这位小哥哥显然还不明白妈妈恐吓的意图，继续向它跌跌撞撞地爬。于是，又一次遭到制止，被拎到窝的另一边。母亲居然横卧在它们之间，象一座山，将脊背给了哥哥。同情弱者是万物所共有的特性。母亲慈祥地舔着它。它总算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并且走了几步，那样子虽然极可笑，不过却迈出了生命的第一步。任何生命都是从第一步开始，走向广阔无垠的客观世界的。

它栽到了母体的怀里，无意中产生了一种灵感，它将嘴巴伸向母亲的乳头。也许这一壮举算不了什么灵感，是本能。可就算是本能，怎么会想到吃奶，又怎么知道在什么地方吮吸乳汁的？没有指教，也没看到这样做的样板，不是灵感又是什么？仔细琢磨起来，也许是它的嗅觉很灵，嗅到了乳汁的香甜味儿。

含住的乳头脱了，又含住，紧紧地嘬，一股甜滋滋的乳汁象泉水似的滴入它从没接触过食物的口腔。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乳汁咕嘟嘟地涌，小嘴咂得“啞啞”地响。小小的身体一跳一撞地往那丰满的乳房上顶。它为自己骄傲自豪。就象婴儿会发“伊呀”声，会一窜一窜地跳，会“咯儿咯儿”地笑。它虽然没有看到自己的样子，但是觉得挺带劲，挺有节奏。

时间在这里显得无足轻重，白天和黑夜一样。它除了吃奶，同哥哥玩耍就是睡觉。没完没了的睡。几个星期之后，母亲的奶头里再也吸不出奶来了。饥饿随之而来，母亲悄悄地离开了山洞。

它们兄弟俩饿得直叫。象老鼠那样在洞里来回跑，有几次竟撞到了石壁上，鼻脸痛得难受，泪水汪汪。

这时，它们才尝到了什么叫挫伤和盲动。它们受到几次惩罚之后，再也不敢莽撞了，各自在一个角落蜷缩起来。它们幼小的生命里第一次尝到了饥饿是怎么回事，肚子里咕咕地响，整个身体莫名其妙地颤抖、哆嗦，五脏六腑都在抽搐，甚至头晕目眩，眼冒金花，就连出气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瞌睡是医治饥饿、绝望的妙方，它们渐渐地进入了睡眠状态。一夜，又一个半天过后，它们几乎是在同时爬起来，本能地竖起柔软的小耳朵（在此以前很少竖起来）向洞口凝视，尖尖的鼻子一翕一翕的。

千条万条的阳光从不规则的洞口挤进来，无比温暖，无比辉煌，无比艳丽。它们对洞外充满了迷茫，同时还有某种恐惧，带有强大的诱惑力的恐惧。首先是哥哥试探性地朝洞口走了三四步，但是很快又折回来，蹲在它的面前，哼哼着说不清是恐惧、焦虑、失望还是悲哀。饥饿更加强烈地袭扰着它们，折磨着它们。它们全身无力，左右摇摆，心里发慌、发闷，腹中空荡荡的，眼前闪动着大大小小的光环、金花。这时，它们才开始意识到饥饿与机体，也就是生命的联系了。而饥饿的根源是没了奶汁。奶汁的来源是母体，虽然，它们脱离了母体，但是，它们的生命仍然依附于母体才能得以生存。事实上，它们再也不会从母亲的乳房里吸出奶汁来了，不过，它们仍然抱着希望。它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思念着妈妈的归来。同时，也有某种丧失妈妈的恐惧和绝望。它们虽然没有语言的交流，但是却不约而同地哭泣起来，呜呜地叫。

时间变得漫长、凝固；山洞变得可怕，就象坟墓。然而它们却没有勇气爬出这黑暗的困顿的世界。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产生死亡的意识，不过，已经饱尝了饥饿的折磨和饥饿将给生命带来的危机。它们无能为力，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同饥饿抗争。

突然，它们都兴奋起来，一齐向洞口张望。妈妈回来了，身上带着寒气，右边的肩上有一块伤疤，血迹染红了灰色的光滑的皮毛。

它们发疯般地扑到母狼的腹下，咬住那干瘪的乳头，可是，它们失望了，什么也吸不出来。于是，它们急得大叫，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声音，既象是啼哭，又象是哀求。

母狼将嘴里叼着的一只灰白色的物体放下来，一边用嘴亲昵地舔它，又用前边的一只爪子抚弄哥哥，眼睛里含着某种内疚。它立即把那灰白色的长着两只长耳朵、一根短尾巴的物体叼到它们的面前，撕下一只前腿吃起来。看来是在作示范，也是它的语言。

它们似乎看明白了，也理解了妈妈的意思，都本能地扑到那个白色的物体上。虽然不知道是何物，可知道这就是可以吃的东西。不过，它们急得团团转，不知道从何处下口。

母狼用爪子抓住兔子的头部，叼住一条腿，用力一撕，揪下一条大腿。

哥哥很机灵，马上把大腿叼住，大口吃起来，几乎是在同时，它也分到了一条后大腿。妈妈对它是偏爱的。母性的爱是永恒的，但偏爱也是存在的。这是由差异所导致的。

兔子肉鲜红细嫩，味道不错。只是那皮毛很讨厌，软绵绵的，吃到嘴里嚼不碎，卡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

来，憋得难受。它狠命地往外吐，用爪子扒住露在嘴边的皮子，用力一拉，吐出了皮毛。

母狼发现了，很快撕掉了兔子腿上的皮毛。这时，它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东西是不能连皮毛吃的。它很快吃掉了大腿，又同哥哥争吃了一些心肝什么的，弄得满嘴是血。

它填饱了肚子，快活地同哥哥摇头摆尾地玩起来，完全忘记了刚才发生过的饥饿。不过，它们又增长了一条新的知识，除了乳汁之外，还有这带毛的灰白色的物体可以充饥。它们的生命又迈出了第二步。开始了吞食外界生物的生活方式。它玩累了便躺下来，目光落到妈妈身上。它的身躯很长，毛色灰亮，牙齿雪白，眼睛金黄，尾巴很漂亮。相比之下，趴在妈妈身边的哥哥小得可怜，形状既象妈妈，又不象妈妈，主要是两只耳朵尖不象妈妈的耳朵那样竖着。尾巴又细又短。最使它惊奇的是哥哥的毛色黑亮黑亮的，而妈妈的毛色是灰色的。它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它同哥哥一模一样，只是比哥哥矮小一些。

妈妈伸过头来舔它的嘴巴、脸蛋，把上面的血迹一点点地舔净，就象是母亲在给孩子洗脸。

那无比温暖细腻轻柔的爱抚使它心醉神迷，象清澈的溪水那样在它心间流淌、荡漾。它眯缝起双眼，象小猫似的体味着母爱的温情，逐渐进入了美妙的甜蜜的梦乡。

这就是它对幼年生活的记忆，单纯、恬静，永不磨灭的山洞生活。

二、迷离的世界

它和哥哥不知不觉之中走出了山洞。是为了寻找妈妈？还是狭小阴暗的山洞已经锁不住它们那渴望光明的追求？不管怎样，它们闯到了洞口之外——拉开了生命之歌的序幕。

哦，一个多么明亮的五光十色的豁然广阔的世界啊！首先，它感到一阵晕眩。白炽的阳光象个大火球又亮又热，千条万条的光线一骨脑儿地刺向它的双眼。它晕晕乎乎地向前走了几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膀子上疼得要命。等它重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钻到一大片松树丛中了。它惊叫着慌忙跳出去。阳光虽然没有先前那样耀眼了，但是依然明晃晃的。在它看来，外部的世界是一个更大的明亮的洞，上方是淡蓝色的顶壁（事实上是天空）。面前的山坡上长着松树，绿油油密实实的。在没有长树的地方裸露着岩石，奇形怪状，有的直立着，有的横躺着。上面的缝间开着一束束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花儿。山坡下面是一条哗哗流淌的小溪，象一条弯弯曲曲的白白净净的时隐时现的飘带，被风吹动着时起时伏。

小狼惊奇了，沉醉了，它忘记了哥哥。哥哥也忘记了它。它蹑手蹑脚地沿着山坡不由自主地往下跑，望望这儿又望望那儿，偶尔用鼻尖嗅嗅。

忽然，什么地方响起了“叽溜溜”的声音，清脆、响亮、悦耳。如同降生之初听到的声音似的美妙，它扬起头东

瞅瞅，西望望，终于发现了产生声音的地方。一只绿头绿背红肚皮的小鸟正在松枝上欢快地唱着，尖尖的嘴儿灵活极了。

小狼不知为什么叫了一声，是惊奇是赞叹还是想发泄在山洞里积郁的沉闷？然而，它对自己的声音也陌生了。那么响，仿佛整个山谷都震颤起来，传向遥远的地方，带着隐隐约约的回音。自然那鸟儿也被惊呆了，停住歌唱，“扑楞楞”地飞向蓝蓝的天空。

小狼莫名其妙地俯卧下来，静静地观察四周的动静，心里怦怦地跳，就象惹了什么麻烦。良久，山谷重归寂静，只有溪水哗哗地流淌，不时溅起细碎的浪花，闪着七彩的光环。

这时它发现哥哥在溪水边上又蹦又跳地做着什么游戏。于是，它大胆地朝那边跑去。

哥哥在捉一只尖嘴巴、长尾巴的小东西。小东西在慌张之中逃到了它的面前。它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本能，毫不犹豫地扑了一下。果真，那个小东西被它出其不意的袭击吓了一跳，转身欲逃，可是已经晚了，哥哥的一只爪子抓住了它的背部。

那小东西拼命地挣扎，凄惨地嚎叫，可是不过一秒钟，它的头被哥哥吞到了嘴里。小狼蹲在旁边，一时不知如何好，说不清是害怕、兴奋、还是困惑。而等它感到这小东西可以吃，可以解除饥饿时，哥哥已经把小东西吞掉了，草地上只留下几滴鲜红的血。它不由自主地上前舔了舔血汁。忽然，它意识到了一个生存的法则，那就是它们的满足是以其它生物的牺牲来实现的。

它虽然没能美餐一顿，可毕竟又有了新的发现，哥哥的

“壮举”证明，它们有力量有能力去捕捉这种四条腿的长尾巴灰色毛能够吱吱叫的小东西。由此，它想到妈妈每次带回来的物体一定也是会跑会叫的东西。获得这点新的知识以后，它不胜喜悦，甚至有点羞愧和遗憾。它大胆地向草丛里走过去，以证实自己的价值。事实上，是潜在的饥饿在驱使着它去战斗。虽然它不知道除了这种小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捕捉，可以填饱肚子。但是，它被某种意识诱惑着向前奔跑。

不过，事情轮到它的身上就不那么轻而易举了，整整一个中午，它什么也没有发现。累得精疲力竭，伸着舌头，呼呼地喘。最后，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停下来休息。忽然间，它发现面前的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同时伴随着极其微妙的声音。它顿时兴奋起来，悄悄伸过头去，透过草叶，发现有一个漂亮的窝儿，是用草儿编织起来的，很象精美的小篮子，里面有十几个圆圆的东西，白色的皮儿上带着草绿色的斑点。其中的一个上面开了一个口儿，露出摇摇晃晃的小脑袋。尖尖的黄黄的嘴儿，同树上会叫的鸟儿的嘴差不多。

不用思索，它立刻扑过去，极为敏捷地咬住那个小脑袋，一口吞到了肚子里。它很兴奋，无论如何，是自己干掉了一个小东西。它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它嗅到了一种气味，低头发现足下的圆东西破了，流出了黄色的液体。液体里面有红红的小脑袋，所不同的是不会摇动，卷成一个团儿。它急不可待地吞噬起来。香极了，似乎比以前吃过的任何东西都好吃。它不停地用爪子打破圆壳儿，吃里面的肉团儿，极嫩极香，直到吃光为止。

它满足地舔了舔嘴巴，卧在柔软的草地上无忧无虑地睡

熟了。无意之中它已经开始了杀生的生涯，虽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它却残忍地吞噬了十几只即将诞生的生命。恶在它心灵中滋生着，萌动着。

山野里的梦似乎比山洞里的梦更温暖更绚丽，更清晰。它象长了翅膀那样飘飘悠悠，忽上忽下，贪婪地游览广袤无垠的山野、莽原、天空、云海，一切都那么奇特，充满了神秘和奥妙。

忽然，浩宇中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哀鸣，随之有一股强风呼啸而至，并且伴随着巨大的阴影，象黑色的闪电。当然它还不知道闪电为何物，只是一种恍恍惚忽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战颤和恐惧。但是，它并没有醒来，仍然在沉沉的梦里。它试图看清这一切，竭力挣脱灾难的袭击。可是，它的身体象一块石头似乎凝固在半空，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喔——哦——儿——”

霎时，空中又炸开了远比死亡更为恐怖的怒吼。山谷和天空都为之震撼，随之轰鸣，如石破天惊。它终于被惊醒了。就在睁开眼睛，从地面跳起的一瞬间，那巨大的黑影呼喇喇地贴着不远的树尖上俯冲过来，带着轰鸣，带着强劲的冷风。小狼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是在原地战抖不已，缩作一团。小狼单纯的意识中第一次出现了毁灭和死亡的概念。虽然还不很清楚，模模糊糊的，可它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挫伤。

然而就在那黑影划到它头顶的刹那间，从一旁的丛林里闪出火一样的物体，疯狂地冲向那巨大的黑影。

“咕哦……”那黑影发出同样的声响，驱动着两片巨大的翅膀向上划起。就在这时，小狼看到那黑影下有两只无比

大的爪子，痉挛般地收缩，又迅速张开。

灾难如此突兀地降临，又如此飘然而逝。当小狼意识到这一点时，抬起头看到老狼已经立在它的面前，余怒未息地张着嘴，露着洁白的牙齿和粉红色的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两只金黄的眼睛凶恶地望着远去的黑影。它知道那是异常凶猛残忍的秃鹫。它们曾经较量过许多次，棋逢对手，不分胜负，同是山谷的主宰。一个以天空为领地，一个以山谷为地盘。小狼不明白这里的奥妙。惊魂未定地缩在妈妈的腹下，哼哼叽叽地啼哭不止。

母狼回过头来舔它的脸，用爪子轻轻地拍它的背，做着各种安慰它的动作。嘴里发出粗壮的声音。说不清是爱抚，还是斥责。一会儿，母狼敏捷地竖起一双耳朵，抬起头向什么地方望了一眼，急忙衔住小狼瘦小的脊背，将它拎进密密实实的树林里。小狼被放在树丛里之后，才听到上空有秃鹫失望的吼叫和翅膀的展动声。这时，小狼方才领悟妈妈的行动是为了什么。它又增加了一条新的知识：密林是它们逃避那巨大黑影袭击的天然屏障。

从此，小狼开始了丛林生活，这是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充满生机的天地，也是一个巨大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死亡恐怖的世界。

可以说，它开始迈出了生命旅程的第一步，伴着新奇、欢乐和灾难的第一步。生命的诞生似乎从来就伴随着生命的终结，只是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已。

三、冷酷的世界

北方的秋天仓促而短暂。山里的花儿还没有完全凋谢，五味子果、山丁子、刺梅果、还有野葡萄刚刚红艳，一嘟噜一嘟噜的，就纷纷扬扬地降了一场大雪。山谷不再迷人，也不再绚丽多彩，只有白色的冷酷，白色的恐怖。呼啸的西北风整日整夜地旋转、飞腾，从山顶漫过来，狠狠地砸向沟谷，尔后又倒海翻江般地横冲直撞，将山上的积雪卷入低洼的地方。夏季，这些地方潮湿、草木茂盛，是栖息捕猎的好地方。然而，此时只有白莹莹的积雪和亮晶晶的坚冰。

小狼孤零零地沿着沟谷跋涉，一边走一边呻吟，它对风雪严寒的降临毫无思想准备，可以说一筹莫展，近于绝望。山林里可以猎食的动物一下子少了许多。大部分候鸟都飞到比较温暖的地方去了，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兔子、野鸡、以及飞龙。妈的，这些两只腿的会飞的东西都跑到哪儿去了呢？世界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单调、寂寞、冷酷。

雪地上出现了一行漂亮的梅花形状的足迹，踩在深深的雪地里。小狼急切地追踪着那串足迹，时而钻进密密的榛树棵子，时而又爬进陡峭的崖石缝隙之间，弯弯曲曲，东奔西走，看来也是一只饥饿的生灵。

昏沉沉的天空中出现了太阳，就象电力不足的电筒发出的光那样，灰乎乎的。足足追踪了一个上午，单行的足迹进入一条踏平积雪、咬断草茎、从草丛树木中开发出来的小

径。小路上的雪被踩实了，有的地方还有象黄豆粒那么大小的粪蛋，硬硬的圆圆的象一串串的黑葡萄。

累极了的小狼受到了新的鼓舞，它舔舔冷冰冰的挂着许多霜花的嘴巴，抖抖身上的雪花，牙齿得得地响。呼号的风似乎弱多了，不过树林仍然噤噤地响，象波涛。一坨子一坨子的雪从树梢上落下来，间或砸在小狼的身上。一旦砸到它的头部就糟透了，会使它眼花缭乱。但这丝毫没有阻止它的前进。求生的欲望驱使它发疯般地奔跑，上窜下跳，即便从雪坡上滑下去，翻几个跟头，也不退缩。自从被母亲遗弃，同哥哥分道扬镳之后，它在孤独的旅程中渐渐地懂得：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以生存。在这茫茫的荒野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求助和依赖的对象了。

前面的山沟里出现了松林，比起山顶上的风小多了，气温也似乎暖和了。而且更叫它兴奋的是雪地有一堆没有冻结的粪蛋和一滩发黄的尿水，经验告诉它，很快就可以接近猎物了。它仿佛嗅到了猎物身上的气味。它加快步子，一颠一颠地向前冲去。忽然，在它前方的松树棵子下窜起一个灰色的物体，它本能地转过头，伏下身軀，竖起尖尖的耳朵。这是它养成的习惯，每当听到什么意外的声响时，它都以这样的举动作一瞬间的观察，以便决定是进攻、是退却。是弱者它便以伏待机，是强者它便准备逃窜。此刻，它惊呆了，那灰色的东西跳起来不仅没有逃走，反而又弹回来，而且在原地反复窜来蹦去的。它认识这种长耳朵的东西是兔子，跑得飞快，追踪它并非易事。不过那肥胖鲜嫩的肉别提多好吃了。可以足足地饱餐一顿，至少可以减少一、两天的饥饿。

小狼并没有急于扑捉面前的猎物，因为它已经具备了某

些初步的捕猎经验，反常的现象常常会有反常的结果，而且越是在这种冲动的情况下，越需要保持冷静，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莽撞。

终于它发现了蹊跷的原由，是一根铁丝套住了兔子的脖子。铁丝的另一头拴在松树干上。铁丝既柔软又明亮，还有弹性。那只相当肥大的兔子失去了逃窜的力气，无可奈何地卧在雪地上喘息，鼻孔里发出“啞啞”的绝望的声音。那双黄里透红的眼球里流露着无限的悲哀和愤怒。

心里一热，小狼毫不犹豫地一跳，纵身扑到猎物的身上，用两只爪子抓住它的脊背，那尖利的指尖毫不费力地刺进了兔子的皮肉。鲜血立即从那爪子刺进的地方冒出来。几乎是同时，牙齿准确无误地切断了兔子的喉咙。猎物惨痛地嘶叫、跳动、蜷缩、痉挛，最后就象泄了气的皮球那样瘫软开来。鲜血从喉管突突地溅洒，立刻在白糖般的积雪上钻出一串串的血洞。鲜红的透明的冒着热气的血洞迅速地扩散，组成一片不规则的鲜红的图案。

小狼兴奋地叫了一声，用舌头舔了一下粘在嘴巴上的血汁，低头撕下兔子的一只前腿。

可是，就在这时，它听到一声可怕的吼叫。还没容它辨别出是怎么回事，听到嗖嗖地几声晌，它的脊背被咬住，猛然甩起，摔向很远的一块空地。待之翻了一个跟头爬起来时，发现它的猎物已经被一只老狼一口口地吞噬着。

它在沮丧之余愤怒地从雪地上跳起来，勇敢地冲过来，争夺还没有被吞下的肉体。可是还没等它接近就又被狠狠地咬了一口，两排尖锐的美丽的牙齿插进它的肩膀，一块皮肉同时被撕下来。老狼用一只爪子将它打翻在地，又将牙齿伸

向它的喉咙，看来下场比那只兔子还要悲惨。

小狼绝望地挣扎、吼叫，然而，它明白自己的末日就在眼前了——那血红的巨口，那淌着鲜血的牙齿，还有那由金黄变得血红的眼睛组成了死神的面孔。

“砰——砰砰——”

忽然，小狼听到震撼山林的几声巨响，它在死亡的颤抖中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看到两道火光和烟团扑向老狼。老狼嗷的一声跳起来，向前窜出去，栽了个跟头，又迅速地爬起来，疯狂地折回身体，张开血口，冲向奔过来的一个高大的两条腿的东西。这时，黑红黑红的血从它的肋部腰部喷溅出来。尔后有一串肠子冒出来，挂到树枝上，越拉越长越多，最后，还没有等到那个两条腿的东西走过来，老狼就栽倒了，比那只兔子死得还要惨十倍。

解了心头之恨的小狼这时突然发现死在面前的竟然是它的妈妈。它陷入更深的悲愤之中了。妈妈怎么可以杀戮自己的崽子呢？过去，它虽然记恨遗弃自己的妈妈，但是，它永远不会忘记那次秃鹫的袭击，如果没有妈妈的出现，它早就被吞噬了。因此，它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面前的事实，妈妈不仅要毫无道理地夺走它的猎物，而且还要将它置于死地——世界变得怎样的冷酷和残忍啊！霎时，它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更为可怕的概念：在这蛮荒的山野里不再有任何的友谊和温暖，这里生存的法则就是以它物的牺牲换取自己的生存。

于是，它忘记了肩膀上的疼痛，猛然跳起来，可是，它发现自己的一条前腿不听使唤了，一下子栽到了雪窝里。

“哈……哈哈！”

一阵开心的怪异的笑声之后，那个两条腿的东西便站定

在它的面前了。他放下手里的枪，仍然向它大笑着，嘴里喷着一团团的热气。他穿着白毡皮大衣，敞着胸口，身上斜背着一个背兜儿，好象是用什么皮做的，背兜口上露出一只野鸡的尾巴，漂亮极了。

小狼立即抬起头，向从未见过的怪物龇出雪白的尖利的牙齿，决心拼死抗争。

“哈哈，好东西……好东西……”老猎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从背兜里提出野鸡丢到它的面前，并且依在那棵粗树干上，从怀里摸出烟斗，慢悠悠地装好烟，点燃吸起来，眼睛始终笑眯眯地看着小狼。

小狼并没有接受老猎人的施舍，没有看那只野鸡，它仍然警惕地望着老猎人，张开嘴，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上面的两颗虎牙比较长，同时皱起鼻子，发出“哧哧”的威胁声。它的这副模样完全不同于家犬，家犬在扑咬时会“汪汪”地叫个不停，而狼则很少吼叫。

“吃吧，傻东西！”老猎人根本没有把它的威胁放在眼里，就象面对顽皮的孩子那样坦然地微笑着，蹲下来将枪放到雪地上。枪口里散发着刺鼻的火药味儿。

小狼有点失望，看来这个庞然大物根本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不过，恐惧也在消失，看来老人并不想伤害它。

“傻东西！”老猎人好象生气了，站起来走到它的面前，提起冻硬的野鸡腿，把鸡头伸向小狼的嘴巴。

不知是处于本能还是饥饿，小狼恶狠狠地叼住鸡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它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羽毛漂亮、会在空中飞的东西，肉嫩极了，就连骨头也是脆脆的。

“嘿嘿，好东西……”老猎人满意地笑着又从腰间拔出